【進擊的巨人】艾←利突發小說《Re;quest》試閱

▼現代Paro

▼已經分手的故事

▼約2400字

Ⅰ·

幾年前後經過，現在的他們不過又回到陌生人的關係而已。

「但如果連陌生人的傘也不願意借，也未免太對不起別人好意了。」

「要你管啊。」

「不行這樣啊，社交能力一直這麼退化下去的話會很寂寞的呦。」

「……」

這種事，用不著你說啊。

他撇開視線，沒有繼續回應來人尾音上揚的隱約笑意。氣氛因為他的不解風情又復落入沉默，沒有對話，空氣中除了雨聲以外顯得有些寂寞；不過對方倒不怎麼顯得尷尬的樣子，仍舊好整以暇地站在原地，撐著傘，輕輕鬆鬆阻擋外界一切目前他無法抵抗的大雨。

他就這麼不情願地被困在了原地。因為對方，也因為他自己，無可奈何地被迫裹足不前，結果對方的從容反而讓他開始感到焦慮起來。

——啊啊，說到底，到底在做什麼啊他。

一想起自己現在會待在這的原因就懊惱地想蹙起眉頭，因為答案無可置否，至今讓他待在這裡的原因除了雨以外，就是難得漏看了天氣預報而沒帶傘出門的自己了。疏忽大意，在即將前往車站途中毫無防備迎來一場颳得緊急的雨，立刻讓身體淋得濕透，別無他法下他只得避著雨來到一處商家屋簷拯救出來的空地，邊等雨勢停歇邊抱著開始發冷的身體打顫。

啊啊冷死了。

渾身上下都是被雨水重重浸濕西裝後濕黏的感覺，臨近冬天的氣溫很低，感覺很糟，可以的話真想立刻回去距離此地將近半公里遠以外的家。但他知道這是不可能的，雨勢過了十幾分鐘都沒有退去的意思，沿路沒有遇到認識的人，或者該說人緣差到極致又邋遢得可怕的他要指望被人認出來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為了避免更嚴重的感冒他只能待在這裡，待在這塊方圓半徑也許連一公尺都不到的小小空地，被來來往往經過的路人瞥視，又或者被注意他很久的商家店員瞪視。一道道有意無意的視線扎在濕透的身上真是難受得可以。

啊啊，真想趕快從這裡消失。

很清楚隨著時間拉長越顯得不自在的自己已經瀕臨忍耐最後的一點神經，也許再過一會他就會不顧一切地跑向大雨再和身體的感冒機率碰碰運氣。其實挺想這麼做的，無奈兩天後的公司會議並不是他能做為賭注的東西，太亂來的話肯定會感冒吧。啊啊，是啊，最近又熬夜了，免疫力下降的自己在這麼胡搞下去肯定會直接迎來

一場重感冒之類。

不行呢。即便這麼勸阻過自己，不過他來回在乾燥磁磚地面磨著的鞋跟仍顯露出了猶豫的情緒，為什麼呢，身體很不舒服，被人用眼神驅趕著希望自己離開的不適感也很強烈，想回家，想洗澡，想好好地休息好好地睡一場覺，但無論是哪一種討厭的、希望趕快得到解脫感覺，他都明白這些全不是造成自己目前最大的壓力原因。

此刻；讓喉嚨湧起一股如此強烈卻無法遏止的討厭情緒，全是因為對方眼前突然出現在他眼前的關係。

啊啊是啊，為什麼要走過來呢。當做不認識直接走過去不是很好嗎。

偏偏對方就這麼隨隨便便地出現了。在對面馬路等紅綠燈時看見他一個人站在這裡，於是不到幾秒決定，那個人就在通行許可的交通號誌亮起後隨隨便便地走了過來，隨隨便便地露出微笑，隨隨便便地和他搭話，又隨隨便便地裝作什麼事也沒有的樣子——全部全部，都讓他難受極了。

雖然那也是他自作孽造成的反應。

無論如何就是不希望對方出現在自己眼前。所以他才這麼急切地想要逃離，可惜主導權並不在沒有雨具的他手裡，而是行動自由的對方，之於他名義上陌生但實際上卻熟悉得不能再更了解的年輕人，不但沒因為他的冷淡回應而有半點退卻的情緒，反倒是溫柔地帶著一種像是懷念的表情，朝他微微勾起笑容。

那像是無聲地在和他打招呼一樣。幾年份一併地，用這麼一個淺淺的嘴角帶了過去。

……啊啊，怎麼這樣。

不是才幾年沒見而已嗎，為什麼這傢伙不但沒變幼稚，反而變得成熟又帥起來了呢。

該死的成長率。視線不小心對上他後，他感覺自己胃痛的情緒又多了幾分，同時也不只一次唾棄這麼沒用的自己，為什麼到這時候還會對一個陌生人產生不必要的感情，聲音也好，表情也好，曾經不願承認但確實懷念過的所有一切都好，對方被他納入眼底的一舉一動此刻全成了擾動回憶的難受因素。

可以的話真希望別再過來了。尚未下定決心捨棄的感情搖擺不定，他在心裡無力地抵制著，卻無法否認自己已經開始產生動搖的情緒，無論對方本身的原因也好，又或者能夠讓自己從這場難受的尷尬處境中解脫也好，只要接受對方的幫助就能從這陣難受的感覺裡離開了。這是事實。

只是從生理方面的難受轉移成心理方面的難受又倒是另一回令人頭痛的事。啊啊五味雜陳的感覺呢，反覆在腦袋和邏輯情理中糾結的想法糊成了一塊，就像他被雨水和風給吹亂的瀏海，濕黏黏地貼在了臉上，不過他沒心情和勇氣抬手去撥，因為那個動作會提醒對方他正需要什麼。

嘖，明明只是陌生人而已，他卻知道比誰都明白他的對方會因為他的反應知道接下來該怎麼辦。

所以才看見對方刻意為他傾斜了一半的傘。仍是帶著無所謂的表情，大有「你可以就這麼撲進來沒關係」的意味，只可惜那樣的舉動已經過期了；只是反覆重複著也許還能嚐到同種滋味的感覺，還有什麼意義呢。

問不出口也得不出解答，他只接著看見對方微微側過來的脖頸拉出了好看的曲線。

啊啊，那是邀請嗎。即便已知不會再有下次，也要對他如此寬待，看似紳士又體貼，但其實已經可以說是過於濫情的溫柔了吧。

年輕人啊……還真有揮霍感情的餘韻和空間。

他懊惱地蹙起不能再皺得更深的眉。那舉動並不代表什麼，只是單純地討厭對方的表現而已，因為這該死的偏偏正是他的死穴，抵擋不了對方一次又一次輕巧化解惡意嘲諷的氛圍，拔高卻更加溫和的視線高度，變得強壯精時的身材——還有最重要的，他的笑容。

總是任性包容著他的所有一切，像以前但又好像更加過份地溫柔起來，那樣的他，只會讓他越來越無法從

那股回憶之中解脫出來。所以該怎麼辦呢，這時候的他還能怎麼辦。

「要不要撐呢？」

這時對方又適時地從他的猶豫之中喚回注意。只見他將手伸了過來，貼上他濕潤的額面，手指沿著髮際將滴滴答答的雨水和瀏海全數梳往後面，順帶讓他看見了；對方湊上前來被商店燈光打得過分清楚的臉，微微斂下的金色眼瞳，飽含著此刻他最需要的溫暖視線。

「……吶、」

他開口。

「里維桑，回去吧？」

兩個人一起。

TBC .

試閱結束，印量調查表單：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ug2Wty0WtnBJmSYFlrnbu4zfPim3EXZ6OZTVpKRE7sI/viewform